



【文化杂谈】

叶圣陶先生和牵牛花

【齐鲁风情】

行走五里沟

□孙葆元

行走泉城，五里沟是一定要走走走一走的。大凡明白济南城底细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分两个区域，一个泉水区，一个商埠区。到泉城不看泉水看什么？没错，看清泉汨汨，看清流遍地，是泉脉。到商埠区能看到另一种“泉”，散落街头，苍老斑驳地屹立着，没有现代楼群的光鲜，却展示着旧时的雍容。这是一百二十年前留下的“泉”，流淌到今天，流成了一股不息的商脉。

城市就是商圈。当社会有了物质交流，人们就需要一个交流的场所。场所渐渐固定下来，围居成圈便是城垣。货币取代以物换物的交换，货币就在城垣中流淌起来，商家称这种流淌的货币为“泉货”，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叫“流动资金”。“泉货”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在市井流淌，流淌在商家的算盘上，记录在账簿中。世人看不到那些数字，能看到的就是数字垒起的楼宇拔地而起，那是堆起来的资本，一座座老去的楼宇讲述着往昔的故事。

由是我说，济南有两脉泉流：老城厢的泉脉，老商埠的商脉。老城厢是商埠区的依附，商埠区是老城厢的伸展。没有老城厢就没有商埠区，没有商埠区的今生，就没有老城厢在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华丽转身。

我拜谒过没有变迁的五里沟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在西城参加一个“学习班”，一连三个月，中午无处就餐，四处寻找，找到一家“益发馄饨馆”，三毛钱、一两粮票，吃得不错，天天前往。馄饨馆旁边有一条下沉的街，是一个极陡的斜坡，南起经二路，北接经一路。由于斜坡过陡，与经二路衔接处设石柱拦挡，意思明确：此坡陡峭，当心脚下！斜坡口处房舍的山墙上钉着街牌：五里沟。下到沟底走了一趟，并无五里之长，感到奇怪，询问附近的老人，老人手指东方说，此去泺源门五里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泺源门是济南城垣的西城门，从那里丈量过来，说明当年有人家驻足，以沟为标志，顺口就叫出五里沟。改革开放后又去那里，已是高楼摩天、虹桥雄踞，恍惚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，在记忆里搜寻了半天，蓦然想起，那条五里沟呢？衣着现代的居民笑我无厘头，好好的城市哪有什么沟？我肯定地说，有的！众人皆摇头。与现代人说过去的事很难沟通，这就是沧海桑田吧。

再寻五里沟是寻它的商脉。商脉是一个城市经济的源流，没有这个源流，城市便枯萎了。在寻找中就寻出了来路，我们的历史由农商经济渐次发展成手工业与商业经济，再促进成近代工业与商业经济，又发展成金融业对工农商业的反哺，那股看不见的“泉货”始终在五里沟流淌着。济南城其实有两种文化，一是老城区的泉脉文化，泉脉文化是道德的涌泉相报；二是商埠区的商脉文化，商脉文化秉承的是诚实守信。在信仰的高度上两脉交融。1904年，清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，山东巡抚周馥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给光绪皇帝上疏奏请济南、周村、潍县三地开埠，以济南为主，周村、潍县为分埠。朝廷五月十五日就作出批复，首次从济南拉开开放国门的序幕，在城西五里方圆处开辟了一个新的“泉货”集散地。今天在这里行走，仍然能感受

到那股商脉的跃动。

济南经六路27号坐落着曾经的山东丰大银行，这座巴洛克风格建筑在一色中国现代建筑中颇显另类。此楼建于1919年，百年过去，当地人称它“老洋行”，其创建者为山东微山县人潘馥，是北洋政府少有的经济专家。1915年由北洋政府财政部筹建中国实业银行，经四年努力，该行1919年挂牌营业，掀起了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发展期。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，中国实业银行营业之际，潘馥借鉴它的经验，在山东济南创办了这座银行。丰大银行的建筑形式彰显了潘馥的经营理念，他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银楼建制，聘请欧洲设计师设计了巴洛克风格，向世人传递的是银行家的经济思想。1919年是个动荡的年头，所有实业人的实业理想在国难当头之时都成泡影，大丰银行没见做出什么业绩就随着潘馥的离去而歇业，这座恢宏的建筑沦为民居。是新时代的房屋普查发现了它的真容，平移至此，修复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。

与丰大银行相对，坐落于经二路的阜成信记商行则是民族资本发展的缩影。阜成信创始于商埠开埠四年以后，东昌府堂邑县的棉花商人王协三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它南对日益兴隆的商业闹市，北靠胶济、津浦两条铁路，坐地可经营济南府，驰骋可由两条铁路通达江南。凭借着这样的商业眼光，王协三落户在此。他只是个贩棉花的商贩，小本生意，靠着贩运棉花获取生意的微利。当他把立足点放到这里，顿时看到无限商机。这是一个水陆码头，陆走津浦、胶济，水走小清河航运。从这里往东五里就是东流水码头，航船穿越大明湖侧就进入小清河航道，沿河州府尽控手中。他抓住了商脉与泉脉，创造出惊人的财富，从驱车驭马的走贩成为坐地起家的巨贾。于是有了阜成记棉花行，该记分东记和西记，兼柜台零售、批量发运，生意遍及四海。百年商行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创业的故事，故事里有眼光、胆识和说不尽的商业秘密。秘密是什么？其实商家兴隆最大的秘密反倒不是秘密，阜成记的秘密镌刻在门楣上：无欺、求富、为善、勤俭、忠厚、兴旺、惠工、广进、通商、诚信。把商业理念和盘托出，是王家的商业秘密，也是老商埠延续的商业精神。

我极想知道王协三更多的故事，从一个脚蹬麻鞋行走于鲁西鲁中大地，更确切地说是行走于鲁西之交商业小道上的人物，一定经历了人世难以言说的酸甜苦辣。历史的风云将这一切吹去，或许他的后人还关起门来说几句家族的往事，欲说又止，故事就断续，在断续中湮灭。我们的民间史就是断续的故事，口口相传，在口上失误、失传。五里沟有许多这样的旧楼盘，一身沧桑，苍老的砖石，华美的轮廓，是世纪的一道风景线，保存下来不容易，保护下去须有尊重历史的共识。对它们文脉的挖掘在那些老东家的生平里，老东家早已撒手人寰，他们的后人何在，能否给我们一个商业史的接叙？

我把这个想法向当地社区的负责人诉说，他们告诉我，也在努力寻找。我期待着。

（本文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）

□肖复兴

收到老友叶小沫的新书《我的爷爷叶圣陶》。今年是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，这本书是最好的纪念。书很厚，写得朴实、翔实而感情饱满。其中有一篇《爷爷和牵牛花》，非常有意思。

叶圣陶先生一生热爱花草树木，对牵牛花情有独钟。1931年，他写过一则散文《牵牛花》，近百年来为多家选本所青睐。六十一年前的夏天，我第一次走进叶家小院，便曾见过满墙的爬山虎下面，那一丛丛盛开的牵牛花。

小沫写爷爷从年轻时在上海，到晚年住在北京东四八条，一直热衷种牵牛花，即使水泥地上不易种，便种在瓦盆中，可谓花开花落不间断。

文中写到这样两桩事，最是难忘。

一是，“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三年困难时期，家家都缺粮和菜，八条院子里的方砖全被刨开，松土种上了蔬菜，以解蔬菜的供应不足，没有了种牵牛花的地方。”这是叶圣陶一生中唯一与牵牛花睽别的几年。花的历史，折射人生，更映彻时代。不禁想起此后几年，他的儿子叶至善、孙子叶永和、孙女叶小沫几人，分别去了河南、陕西农村和北大荒农场，家中只剩下孤独的两位老人。如此天远地远的长别离，再想想曾经一样别离的牵牛花，可谓人与花的命运一样凄迷。再大的文人，可以灿烂如花，亦可凋零如花。

另一桩是，“‘文革’那几年里，爷爷什么工作也没有了，真的是有闲心种花了。于是，情有独钟的牵牛花，又开始随心所欲地绽放，而且，比以前开得更加旺盛，因为朋友们知道爷爷喜欢牵牛花，凡是看到好的品种，就会想办法帮他搞到种子。一时间，八条的牵牛花竟不下七八种，颜色有白的、浅粉的、粉红的、紫红的、紫的、浅蓝的、深蓝

的……小的如小碗的口，大的如大碗的口……”可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！小院里，小小的牵牛花盛开在“什么工作也没有”的荒诞年月里，如果再想想三年困难时期小院里没有一朵牵牛花，过于醒目的对比中，反讽意味双重浓郁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样的年月里，叶圣陶先生与老友俞平伯、贾祖璋两位先生的通信中，对牵牛花的频繁谈论，成为诗书往来的重要内容。不仅涉及牵牛花的前世今生的历史梳理与科学探究，还求到梅兰芳家中牵牛花的珍贵种子。俞平伯特意将压制好的牵牛花的干花寄给叶圣陶，“爷爷每次都珍惜地把干花贴在当天的日记中”……

叶圣陶先生将这段经历谓之“暮年上娱”。小沫文中说：“这其中种牵牛花、交流牵牛花的乐趣，也是两位老人的暮年上娱之一吧。”叶圣陶先生“上娱”这个词用得真好，小沫的“之一”用得也好。我读后心中却是滋味别具。在那个年代里，别的事情做不了，何以解忧，唯有牵牛。想叶圣陶先生心里所念的“上娱”，只能是小沫所说的“之一”吧。这当然是叶圣陶先生旷达精神和恬淡心情的显示，但恐怕也属解嘲之意，是娱在心中，苦亦在心中，却只能说“娱”且是“上娱”。花开的艳丽，对应着人生的荒芜，却只能说花且是繁华（俞平伯赠叶圣陶诗中语）。

古人说：石不能言，花可解语。对于著作等身的前辈作家来说，小小的牵牛花只是叶圣陶先生丰富一生中的一个细节，却几乎串联起叶圣陶先生的一生。人生与花木如此密切相连、难解难分，人生中少见。从来文不以长短论短长，斧头虽小，能砍断大树，小沫以小博大，以小小牵牛花，让我看到一代文豪在时代变迁中的内心一隅。

（本文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）